

泰國外交政策剖析

張耀秋

一、傳統的彈性外交政策

泰國素以外交靈活著稱，從過去的歷史看，靈活的運用外交策略，曾保障了國家利益。自一八四〇年代至一九四〇年代這一百年期中，泰國正好處於英法兩大國在東南亞爭霸的夾縫中，可是泰國除了向英法兩國各讓出一小塊土地，並在一段時間內承認英法兩國在泰國境內享有若干「治外法權」外，曾經運用其靈活的外交手腕，在兩大之間始終保持了國家主權的基本獨立。當鄰邦如緬、越、星、馬均被西方列強納為殖民地的時代，泰國仍能保持獨立，其所以致此者，乃是依靠在外交上運用列強互相牽制的關係。尤其是五世王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促使列強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外交的運用更是獨具匠心。被泰國人稱為與日本明治天皇媲美的五世王朱拉隆功曾留下一段有關泰國外交心傳的遺言：「泰國為一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強國從事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不能過份親近某一強國，亦不可過份疏遠某一小國」。朱拉隆功的遺言，成為泰國後世外交策略的指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勢力席捲了整個東南亞與南洋，當時泰國首相鑾披汶曾以親日姿態，迎接日軍在暹羅灣和平登陸。另一方面，泰國攝政乃比里則組成地下「自由泰」政府及秘密抗日武裝，並與盟軍暗中約定，一俟盟軍反攻抵達鄰境，即由乃比里接長政權，以抗日政府名義迎接盟軍入泰。泰國此種兩手策略，果然獲得成功，不但使泰國免遭二次大戰戰火的摧殘，且更使其在戰後未被列為戰敗國，無須付出戰費的賠償，並於最短期內獲准加入聯合國。其後由於東南亞局勢多變，泰國地位又日形重要，數年之間，聯合國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以及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總部，都相繼設於曼谷，更使泰國成為東南亞地區的軍政重心^①。

註① 摘自：《東協五國政情總編》，第十三頁，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初版，十月再版。

在二次大戰以後，特別是一九四八年四月政變後，鑾披汶再度執政，泰國便已堅決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它不僅與西方美、英、法三國訂有東南亞公約，而且也另與美國訂有雙邊協定，並曾兩度派兵出國，參與韓戰與越戰，成爲美國的最堅強盟邦。但後來由於越戰的不幸演變，導致美國的厭戰與內部分裂；繼之以尼克森主義主張美國此後不再以本身的軍隊投入亞洲局部戰爭，加以一九七〇年馬來西亞新任總理拉薩克高唱東南亞中立化，並於一九七四年與中共建交，遂致泰國深受影響，企圖重溫其歷史舊夢，俾能運用過去的兩面外交，設法在自由與共黨兩種勢力的夾縫中，維持平衡，以謀自保。

越共自兼併南越，並在蘇聯支持之下，於一九七九年元月出動十八萬大軍侵入高棉之後，攻勢逼近泰國邊境。由於越共勢力的擴張，對「東協」各國，尤其是泰、馬兩國已構成重大威脅，年來「東協」各國除在外交上聯合一致謀求所有外軍撤出高棉外，並在各國內部安全上彼此加強團結合作，以遏止共禍的蔓延。泰國前總理克利安薩暨現任總理普瑞姆均能運用其靈活的外交策略，肆應複雜的國際情勢，保障國家的安全。

二、反共與親美的外交政策

五十年代中共從中國大陸向東南亞輸出戰爭，使越、寮、緬、馬諸國均赤浪橫流。一九五三年越共在中共支援之下大舉向越、寮邊境侵襲，並竄入泰國北部，泰共趁機騷動，情勢岌岌，泰國乃參加美國以圍堵中共爲目標的「東南亞公約」。並採取反共與親美的外交政策，將泰國的命運與美國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早在一九五〇年韓戰之時，泰國就曾首先派軍參加聯軍，抵抗北韓的侵略。從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五年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漫長歲月中，泰、美兩國的關係至爲密切，幾達生死與共的境地。尤其是在越戰期間，泰國是支持美軍的後方最重要基地，泰國也組成志願軍支援寮國政府軍對寮、越共軍作戰，並創下輝煌的戰果。

一九五八年，乃沙立執政，對內嚴厲執行「反共法案」，對外頒佈「五十三號命令」——禁絕與中國大陸一切往來，嚴禁出售中國大陸產品，並大量接受美援；同時開始修築美援戰略公路，由泰國東北部直達寮國邊緣。一九六〇年九月，泰美簽訂：美國承諾對泰國提供武器與經濟支援，泰國提供美國軍事基地。另有興建基地所依據的特別協定，規定泰國具有所有權，美國祇有使用權^②。

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與泰國外長他納聯合聲明：美國向泰國保證將提供支援，協助泰國抵禦「共黨武裝

註^② 美國大學東南亞問題教授卜記維（Richard Butwell）撰：〈泰國是否將成爲越南第二？〉，《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號。

攻擊」。此是對一九五四年九月所簽訂的「東南亞公約」作進一步的闡釋，表示一旦泰國遭遇到共黨武裝攻擊，美國無需等待「東約」會員國作成決定，即可採取協防行動。甘迺廸總統並派五千名美軍至泰國。自此時起，美國的軍經援助，即源源而來，美軍在泰基地，亦次第興建。從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二年，美國提供泰國的援助，僅軍援便值一百一十億美元，接受美國訓練的泰國官兵，也與時俱增。泰國三軍，都由美國軍援顧問團予以充分的裝備^③。

美國在泰國建有許多空軍基地，其中六個分佈在泰國東部的烏汶（Ubon），東北部的色軍（Sakai）和洛坤拍農（Nakornphnom），從曼谷到泰國東北邊境廊開（Nong Khay）的鐵道線上的柯叻（Korat）、坤敬（Khon Khen）和烏隆（Oudorn）。這六個空軍基地停駐的是戰鬥轟炸機，作戰術上的使用。這些機場都位於越戰戰場的側背，不僅可以支援美軍在越南的作戰，並且可以監視在寮國境內胡志明小徑的運輸行動，及監視沿泰、寮邊境湄公河兩岸共軍滲透泰國的活動。

一九六五年美國又在曼谷以南興建了色桃邑・烏塔堡（Sattahipnatao）海空軍基地，一方面作為B五一重轟炸機起飛的基地，一方面可使大量的補給品由海道充分供給，對東南亞地區的作戰提供了極大的貢獻。

一九六五年，泰、美雙方簽訂了一項長達四百頁的「應變計劃」，其中規定泰國在遭到國外共黨武裝攻擊時，入泰協防的美軍，至少在名義上受泰國統帥部指揮，如共黨的攻擊由寮國而來，則美國部隊將入寮境從事反擊^④。

六十年代，是泰國經濟發展的突飛猛晉時期。國民生產毛額，每年提高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一九六八年高達五十億美元。在此以前的五年，國民平均所得，提高百分之六十，外人投資從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八年，增加了八倍^⑤。政府運用美援實施「戡亂計劃」，以軍事行動配合「經社建設」，一面加強軍警實力，開發交通，使每一邊陲地區遭到共黨侵擾時，軍警的支援朝發夕至；一面進行各種經濟建設，開拓了大量就業的機會，使共黨無法裹脅流亡，對於剿共工作，可以說是標本兼施。在此一時期，美國的軍、經援助源源而來，使泰國的經濟建設突飛猛晉，而國家的安全亦得到確切的保障。

三、「等距離」的外交政策

一九七五年四月杪南越被越共吞併後，繼而寮、棉亦被赤化，從地緣政治觀察，泰國感受到極大的壓力。它為求苟安，乃運

註③ 羅石闡撰：《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四期，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註④ 同註②。

註⑤ 寇克（Donald Kirk）撰：《泰國的剿共戰爭》，《華盛頓星報》，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

用傳統的彈性外交策略，改變過去依賴東約組織與美軍防衛力量的觀念，倡言將與各強權「維持等距離關係」，以求建立和平、自由的中立區。泰國一方面向印支共黨國家獻媚討好，他方面限令駐泰美軍儘速撤退，連基地上的軍事設備也要全部撤走。由於雙方談判一波三折，各項問題無法達成協議，更使兩國關係一度陷入最低潮。最後，泰境美軍終於全部撤走，連美國軍事顧問團也不例外；美國對泰國的援助，也祇限於經濟與技術方面。

自印支三邦赤化後，泰國即急於尋求與河內及寮國發展較佳的關係。河內過去一直對泰國採取敵視的立場，但是印支共黨政權間的複雜關係及越共與中共的衝突，曾使河內政權改變立場，轉而希望與克利安薩政府合作。一九七八年初，泰國曾與越南簽訂貿易協定，雙方的高階層人士亦曾在曼谷與河內從事外交談判，結果決定互派使節，並有越南范文同總理的曼谷之行，但其後雙方關係仍未見好轉。

對於寮國，泰國亦採取類似的「和解」政策，儘管泰、寮邊境衝突時斷時續，寮國難民不斷湧入泰境，但雙方仍於一九七八年五月完成一項貿易協定的談判，不料局勢推演結果，雙方關係日趨惡劣。

至於棉共方面，泰國外長曾於一九七八年初訪問金邊，並試圖建立較佳的官方關係。但自金邊易幟，越南扶植橫山林政權之後，泰、棉關係也受到不良影響。

對於與印支共黨政權有密切關係的蘇聯與中共，泰國亦極力與之週旋。雖然泰國過去對蘇聯採取冷漠態度，但雙方已同意交換武官並簽署文化交流協定，克利安薩總理且曾率團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赴蘇聯訪問六天，與蘇聯總理柯錫金舉行過兩度會談，並與蘇聯國家主席兼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單獨會談四十分鐘。泰、蘇兩國總理在會議中，表明加強兩國友好關係和合作的願望，同時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擴大經濟、貿易、科學和技術方面的關係。雙方對東南亞的緊張局勢均表示非常耽憂，並同意以和平與公平的辦法，使此區域恢復穩定與和平。此次克利安薩訪問蘇聯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蘇聯透過其影響力，使河內在對外擴張方面，採較為自制的作法，至少不要危及泰國本身的安全。但是，近年來侵棉越軍每年均發動旱季攻勢，進擊「民主高棉」聯合政府三派部隊，並不斷將戰火引進泰國境內。去（一九八五）年越軍進侵泰國次數之多與戰爭之激烈，為歷年來所罕見。

克利安薩訪蘇之後，即於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率團訪問北平，與中共領導階層商談擴大兩國貿易與加強農業合作等事項。其後，泰國副總理他威上將亦於六月十七日前往北平，並與鄧小平會談。他威在中共「副總理」李先念為他所設的宴會上說：「印支目前的局勢對泰國是一種威脅，某個國家正企圖控制東南亞，很明顯的，它依靠另一國的支持。目前最重要的，是泰國人民應動員起來，抗拒外來侵略」^⑥。

註⑥ 新加坡《南洋商報》第一版，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

泰國捨棄過去反共親美的外交政策，改採「等距離」外交，顯然在推遠美國及其他自由盟邦，轉而討好共產國家。但是，靠近中共，便會觸怒蘇聯，而當時河內與永珍均已疏遠北平而倒向蘇聯，故泰國與中共親近，不僅無助於越、寮共對曼谷關係的改善，反而使蘇聯及越、寮共公然支援泰共武闖奪權，及由寮共不斷向泰邊侵擾。由此可見泰國的外交縱然八面玲瓏，仍不能適用於共產國家的複雜鬭爭。

泰國自克立巴莫政府開始所推行的「等距離」外交，導致泰美關係疏遠，駐泰美軍全部撤離，不僅是防務的真空無法填補，更重要的，是由此引發了經濟的困難與失業的問題。美國對泰國的援助，僅就軍援而言，自一九五〇到一九七二年，共有一百一十億美元，而經援款項尤有過之^⑦。這些龐大的美援數字，乃是含有對基地補償的意義，曼谷既已片面限定駐泰美軍全部撤離，則華府自必大量削減軍經援助。

其次，據當時「泰國銀行」總裁卜埃指出，美軍撤退，除美援隨之削減外，美軍每年在泰國花費的一億五千萬美元，化為烏有，受僱的五萬泰人亦均失業。以美軍為對象之服務業者約有十五萬人^⑧，亦遭連累。而尤其嚴重的，是泰國為使美軍撤退所興起的一片親共反美狂瀾，導致內外投資裹足不前，形成工商業不景，到處都是失業流亡。加以在校的大專學生，面對畢業後的前途渺茫，更易為共黨所利用。

泰國所推行的「等距離」外交，可以說是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結果祇是對國家造成傷害，為謀補救，但唯有改弦易轍之一途。

四、當前泰國的外交政策

(一) 加強對「東協」國家的團結合作

泰國推行「等距離」外交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只得對外交政策作適度之修正，茲將近年來泰國外交政策之重點說明於後：

泰國對東南亞非共國家的外交政策，係以「東協」為主要對象。一九七九年六月間，「東協」五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及菲律賓在印尼峇里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外長會議。會中討論的中心議題除難民問題外，主要為泰、棉邊境的緊張情勢。

註⑦ 舒克 (L. Eduard Shuck) 撰：〈趨向中立的泰國〉，《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號。

註⑧ 巴託維 (Richard Butwell) 撰：〈泰國是否成為越南第一〉，《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號。

五國外長在聯合公報中，認為高棉戰爭的擴大以及任何外來勢力的侵入泰國，都將直接影響「東協」成員國的安全，並危及整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五國重申支持泰國及其他「東協」國家本身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

自從一九七九年元月，河內出動十八萬大軍侵入高棉之後，泰國即備受越軍的威脅。泰國首即加強與「東協」國家的團結合作，期以整體力量與越共周旋。「東協」各國一方面利用各種國際會議與機會，迫使越南撤軍；同時也不斷奔走呼籲，每年都使聯合國通過決議要求越南自高棉撤軍。年來「東協」五國除在外交上聯合一致謀求一切外軍撤出高棉外，並謀求各國在政治、經濟及內部安全上彼此加強團結合作，以遏止共禍的蔓延。即以去（一九八五）年越軍發動對高棉抗越部隊的攻勢而論，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與新加坡均同聲譴責越南。「東協」六國外長並於去年七月八至九日在吉隆坡舉行十八屆外長會議^④，對越南在泰、棉邊境地區發動旱季攻勢，及其謀求用武力解決高棉的企圖深表遺憾，對越南軍隊在泰、棉邊境的侵略行動表示嚴重關注，認為這是對泰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外長會議所發表的聯合公報說，這一行動不僅造成邊境一帶無辜村民的傷亡，而且加劇了這一地區的緊張局勢。

其次，泰國一向認為防衛泰國的最佳策略是「拒敵於國門之外」。使高棉成為泰國與越南的「緩衝區」，乃是泰國安全的主要屏障，故支持與增強高棉抗越部隊力量乃為切要之圖。過去，高棉反越三派領袖——施亞努、喬森潘、宋山在高棉反抗越南入侵，乃是各自為戰。其後在泰國與「東協」各方策劃催生之下，已於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宣佈成立「民主高棉」聯合政府，自後棉人抗越部隊三派的基地，原都設於泰、棉邊境，使泰、棉邊境形成一個「緩衝區」，但是經過去年越軍旱季攻勢的掃蕩，

三派基地均已失陷，緩衝地帶已失，今後泰國與越南已形成正面衝突，為泰國增加不少困難與危險。

（二）增進與日本的經貿關係

泰國與日本的經貿關係素極密切，日本在泰國的投資近年來已有增加。截至一九七八年九月日本在泰國的總投資額是二億九千五百萬美元，在纖維紡織品、棉織品等輕工業方面，日本幾乎全部壟斷了泰國的市場。一九八〇年日本借給泰國五百五十億日圓（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以供泰國擴建國際機場及電化農村^⑤。日本駐泰國大使荻本雄於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指出，日本

註④

東協於一九六七年八月成立時，會員國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與菲律賓五個國家，其後又乘於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宣佈獨立，並於二月正式加入

東協成員國。

註⑤ 向民樸：〈由普瑞姆訪日看日本外交〉，《南洋商報》第二十九版，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

將泰國視為東南亞抗禦共產主義的前哨國，因此泰國所得的日本援助比任何發展中國家為多。一九八〇年日本給泰國的援助達三億四百萬美元，一九八一年達三億七百八十萬美元^⑪。普瑞姆總理為加強泰、日雙方關係，曾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上旬率團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舉行會談。普瑞姆總理要求日本貸予泰國六百億日圓（三億美元），以發展農村，並在技術上協助泰國在暹羅灣開採天然煤氣，並由暹羅灣到曼谷敷設一條長達五百九十公里的鐵管，以輸送天然煤氣，泰國擬向日本貸款三百九十億日圓（一億九千餘萬美元）。日、泰兩國首商談結果已簽署了一項技術合作協定。

在貿易方面，日本是泰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一九八三年泰國自日本進口二十五億零六百萬美元，對日本出口十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一九八三年日本貸給泰國第十次日圓貸款六百九十三億日圓（三億四千六百餘萬美元），係由中曾根首相於一九八三年五月訪問泰國時簽約。一九八三年日本在泰國投資的總額，約佔全部外國投資的三分之一強，有四百家企業在泰國投資^⑫。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日本通知泰國宋邁財政部長，日本一九八四年對泰國貸款為七百二十一億日圓（三億六千餘萬美元），比一九八三年增加三・五%^⑬。

為了恢復本區域及高棉和平，日本經常予泰國以大力支持，並撥款協助泰國救濟難民。至於泰、日兩國存在的長期性貿易不平衡問題，泰國已要求日本開放市場和輸出科技。

（三）玩「中共牌」以牽制越共

越共入侵高棉之後，其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乃頓形緊張，並予中共以拉攏「東協」的機會。雖然「東協」國家對於中共長遠的威脅，深具戒心，但為應付越共直接的挑釁，也只得暫時與中共聯手。尤其泰國近年來經常遭受越軍入侵，飽受戰禍之苦，自普瑞姆於一九七〇年執政後，一直在玩「中共牌」，以謀牽制越共。

泰國內部雖有不少反對聯中共以制越共的呼聲，「東協」國家中的印尼與馬來西亞亦對中共深具戒心，但泰國政府為暫時的戰略需要，仍在拉攏中共。泰國總理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首次訪問北平，與鄧小平等商談加強合作事宜。泰國下議院議長烏泰·屏猜春隨後於一九八三年八月率領下議院議員團前往北平訪問，會見李先念、彭真等人，商談增進雙方經貿關係等事宜。一九八四年五月間泰國最高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員兼陸軍總司令艾廸將軍率領高級軍官多人訪問北平，與中共「總參謀長」楊得志舉

註⑪ 新加坡《南洋商報》第二十六版，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⑫ 一九八五年日本《世界年鑑》。

註⑬ 《東南亞月報》，一九八五年七月號，日本出版。

行會談，商討加強雙方的軍事聯繫。去（一九八五）年六月杪泰國前總理克立·巴莫親王、外長奚地空軍上將和泰中（共）友好協會主席差猜·春哈旺等組成的泰國友好訪問團訪問北平，曾與鄧小平、趙紫陽、吳學謙等人會談^⑭。中共軍政首長年來亦經常到泰訪問，如過去鄧小平、鄧穎超與楊得志等，去年三月李先念亦率團訪問曼谷，吳學謙則於去年四月前往曼谷訪問。近年來中共統治階層一再向泰保證中共永遠支持泰國對高棉問題的立場。去年十一月間中共且對泰國實施軍援，以大砲、戰車、高射砲和小型武器提供泰軍使用。雖然泰國當局可能視此為雙方聯合對抗越共的一種共同行動，但旁觀者則認為是飲鳩止渴，後患無窮。

四 爭取美國的軍經援助

泰國為確保國家的安全，其外交目標主要是在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五年的漫長歲月中，泰、美兩國的關係至為密切。直至印支局勢逆轉，高棉、越南與寮國先後變色，一向慣於看風駛舵的泰國，其外交政策也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面向印支共黨國家獻媚討好，他方面限令駐泰美軍儘速撤走。

但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美、泰關係已在逐漸好轉。因為美國不僅接受了留在泰境的一批中南半島難民，而且一再重申對東南亞非共國家的堅定承諾。一九七九年五月美國前副總統孟代爾一行訪問曼谷，更加強了泰國對美國的信心。孟代爾在泰國停留期間，除了宣佈美國將以新的軍事裝備售予泰國外，並重申美國在馬尼拉協定（Manila Pact）下對泰國國家安全的承諾。

其後，泰國前總理克利安薩率領龐大代表團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赴美訪問，曾與當時的卡特總統舉行兩個回合的會談。卡特首先向克利安薩表示，美國國會已通過他的提議，將留在泰國價值二億二千餘萬美元的彈藥給予泰國，後又表示美國譴責越南侵略高棉，並保證美國履行為維護泰國領土完整所作的承諾。

由於泰國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且正面臨越南十八萬侵棉大軍的緊急威脅，美、日、澳、紐和歐洲國家都極重視泰國的安全和穩定。在「東協」成員國中，泰國是受到越南威脅最直接和最嚴重的國家，而「東協」已成為抵抗共黨在東南亞地區進一步擴張的一個重要政治和外交力量。所以雷根總統就任之後，立即宣佈關切泰國領土主權完整，加速運交軍備武器，繼續拒絕承認高棉的橫山林政權。雷根總統曾在一九八二年會計年度增加對泰國軍事銷售貸款百分之六十二點五^⑮。

其後美國國務卿海格於一九八一年六月間出席「東協」在馬尼拉舉行的會議，八月間美國主管安全與科技國務次卿布克萊訪問「東協」各國，均曾強調支持「東協」各國，尤其增加對泰國的軍、經援助。為了加強泰國空防力量，美國已於一九八二年二

^{註⑭} 括作：〈當前高棉局勢的發展與評估〉，《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十二期，第四十五—四十六頁，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日。

^{註⑮} 同註①，第五十五頁。

月二十七日運交泰國二十枚「紅眼」飛彈，且擬提供更多的此種飛彈。美國駐曼谷大使館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宣佈，美國在該會計年度將增加對泰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到一億美元。

一九八三年四月間，越軍曾數度自高棉越界進攻泰國，美國為使泰國擁有足夠需要的軍事力量，除將大砲、彈藥、裝甲運兵車及其他軍用品趕運至泰國外，並以最新式的一五五厘米長程榴彈砲八尊暨「紅眼」地對空飛彈空運曼谷，使泰國的邊防能力大為增強^⑯。

一九八四年越南部隊發動對棉境抗越軍的旱季攻勢，更不斷越過泰國邊境。泰國總理普瑞姆為爭取國際支援，於同年四月間展開對加拿大、美國、丹麥、南斯拉夫、瑞士與西德六國的訪問，而其重點則在美國。雷根總統於四月十三日與普瑞姆舉行會談後宣佈，將大幅增加對泰國的軍事援助，並擬以較寬鬆的償還辦法，每年提供泰國軍事援助貸款一億美元。美國允諾援泰的武器，包括M一九八榴彈砲及M一四八型坦克，已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初大批運抵泰國，故普瑞姆此次華府之行收穫至為豐碩。

去（一九八五）年越軍所發動的旱季攻勢，較以往歷年均為激烈，且曾越界進侵泰國達三十次以上。美國為供應泰國武器，曾派副國防部長阿米塔奇暨軍官多人於二月底訪問曼谷，討論泰國利用美國特別採購基金與貯存武器問題^⑰。三月六日美國國務院猛烈譴責越軍侵犯泰國領土，同時透露為了對抗越軍，美國政府正緊急運輸裝甲車輛及大砲等供給泰國^⑱。雷根總統更於四月二十三日致函泰國總理普瑞姆，保證美國會協助泰國對抗越南在東南亞的侵略行為。雷根在信中說：「我們非常珍惜我們與泰國的盟誼，我們對貴國政府在面對越南的挑戰時，肩負起重擔的決心，極感欽佩，貴國必將受到我國的支援」^⑲。

美國已於去（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一日與泰國簽署了一項合約，同意泰國以三億一千八百萬美元的價格購進十二架F十六噴射戰鬥機。這種飛機是美國性能最佳的截擊機^⑳，對泰國空防的加強與防禦越軍的入侵，將有莫大裨助。近年來美國以泰國處於反抗越軍進侵的第一線，不僅力求擴大對泰國的軍事援助，而且設法強化美、泰兩國間的軍事聯繫，最具體表現，便是雙方軍隊重新實行軍事演習。尤其是自去年六月十二日開始至七月十六日歷時一月餘在暹羅灣舉行的大規模演習，美國和泰國出動了二十艘戰艦，一萬多名士兵，包括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美製F十五鷹式偵察機及載運士兵的直升機，均參與此次代號為金眼鏡。

註⑯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第一版，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註⑰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第一版，一九八五年二月廿七日。

註⑱ 香港《星島日報》第二版載時事社華盛頓七日電，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註⑲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第二十八版，一九八五年四月廿四日。

註⑳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第二十四版，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三日。

蛇的演習^②。一般觀察家認為，此次美、泰聯合舉行規模甚大的演習，顯然是向盟國與蘇、越展示美國對「東協」安全的保證。

五、結論

泰國位居東南亞心臟地帶，在戰略上佔極重要地位。且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得天獨厚，素為外敵所垂涎。自一八四〇年代至一九四〇年代的一百年期中，西方列強紛紛東來，在亞洲爭奪殖民地，惟泰國運用其靈活的外交，使列強互相牽制，終能保持獨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席捲整個東南亞，當時泰國運用兩手策略，鑾披汶首相以親日姿態，迎接日軍和平登陸，其後盟軍反攻，攝政乃比里則組成地下「自由泰」政府，以抗日政府名義迎接盟軍入泰，使泰國免遭戰火的摧殘。戰後，聯合國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暨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總部，都相繼設於曼谷，更使泰國乃成為東南亞地區的軍政重心。

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五年期間，泰國實施反共親美的外交政策，泰、美兩國的關係甚為密切。由於美國駐軍泰國，軍、經援助源源而來，使泰國經濟建設突飛猛晉，而國家安全亦能得到確切的保障。

印支三邦赤化後，泰國為求苟安，乃復運用傳統的彈性外交策略，採用「等距離」的外交政策，推遠與美國的關係，對印支共產政權獻媚討好，加緊與蘇聯及中共親近。但泰國八面玲瓏的外交，不能適用於共產國家的複雜鬭爭，結果徒令局勢日形惡化。由於局勢的推演，泰國終於察覺「等距離」外交未能收到預期效果，乃改弦更張，適度修正外交政策，以下列四項作為當前外交政策之重點：

- (一) 加強對「東協」國家的團結合作，以抵禦越軍之入侵。
- (二) 增進與日本的經貿關係，以厚植國力。
- (三) 暫時與中共聯手，玩「中共牌」以牽制越共。
- (四) 爭取美國的軍經援助，加強與美國之關係。

上列四項外交政策重點，除第三項被認為害多利少，且後患無窮外，其餘一二四項均甚正確。泰國戰略地位重要，在東南亞反共戰線上更是首當其衝，今後倘能一方面善用其靈活外交，爭取美日等西方國家之全力支援，一方面堅定反共抗共立場，力行民主，發展經濟，當可確保泰國乃至「東協」國家之安定與繁榮。

一九八六年元月廿一日脫稿（本文作者係本研究中心研究員）

註② 香港《香港時報》第二版載泰國、狄巴灘七月十二日路透社電，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